“排一个钟头的队吃大饼油条”

何亮亮

对老上海人来说，大饼油条非山珍海味，大概也不算美食，但肯定是童年时代的记忆，当年是大街小巷都能买到的寻常食物，如今虽然也不难见到，而且还有强龙如永和豆浆打上门的，但肯定没有需要排长队才能吃到的大饼油条，因为没有一只摊头值得花这么多时间。所以如果我告诉你，在台北有一个名为阜杭豆浆的小吃店，通常要排一个钟头的队，才能入内买一副大饼油条，你可能会嗤之以鼻。

但这是真的，不久前我见证了这个传奇。

卖大饼油条和豆浆的摊头或店子，在台北肯定比上海多，比上海容易找到，也肯定比上海正宗，以前在台北也多次尝过当地的大饼油条，有此认识。读到一本香港出的台北观光指南，介绍“必到”的台北餐厅，有一家“阜杭豆浆”者，通常要排队一个小时，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。

“阜杭豆浆”位于华山市场的二楼，这是个副食市场，两层楼而已，有数家水果摊、熟食摊和饮食店，包括面包店和韩式料理，都是面向大众的店，装修和店面都很普通，地点是中正区忠孝东路一段108号，就在捷运善导寺站的出口，很好找的。

在华山市场的门口有一个专门的“阜杭豆浆”排队指南图，只要看到一列长队蜿蜒的人群，便知这里必是“阜杭豆浆”的所在地了。有了手机，现在排队的时间比较容易打发，如果有同伴，还可以聊聊天，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以我的观察，排队者大约一半是本地居民，他们多带着锅子或塑料盒，显然是要买了带回家和亲朋好友分享的，其余的肯定是游客，排在我后面的是香港地区人，听音即可知，其他如大陆游客、日本游客，还有一些欧美游客。

“阜杭豆浆”的菜单一共有20个品种，包括咸甜豆浆、烧饼（亦即大饼，分厚、薄，咸、甜，加蛋、葱花）、油条、饭团（粢饭，咸、甜）、萝卜丝饼、葱花蛋、荷包蛋等。我点了咸豆浆35元（新台币，下同），厚烧饼30元，油条25元，当早午餐，合人民币大约25元。可惜粢饭已经卖完，无从品尝。

“阜杭豆浆”厨房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做大饼的大型传统炉子，这样做的大饼，当然比烤箱做出来的好。厨房里约十来个员工分司其职，做大饼是一个人负责揉面团，递给另一个人，用手沾冰水后沾面团，再立刻贴入烤炉，其他如炸油条、做粢饭、豆浆等，忙而不乱。

不过就是传统的咸甜豆浆、大饼油条，为什么“阜杭豆浆”人气如此之旺，长盛不衰，自有其道理，绝非只知网红者能够想象，也让大饼油条的原产地的民众羡慕不已，我听到排队者有说上海话的：“排一个钟头的队吃正宗的大饼油条值得格”。

这家店每周一休息，营业时间早上5点半到中午12点半。

杏子园诗抄

梁 衡

小院暮春

楸花满树香满院，
杏子半熟樱桃圆。
最是一年好时节，
春还未去夏已见。

初夏时节

红杏落地碎两半，
青鸟飞过不须看。
风自悄悄过树梢，
试摸核桃圆不圆。

夜读李清照

气压江南十四州，
寻寻觅觅为谁愁？
人杰鬼雄说青史，
帘卷西风对残秋。

无题

人生在旅途，
曲水任流觞。
心中有美景，
处处桃花源。

《春秋二胥》的启示与思考

唐燕能

近期，上海京剧院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打磨，继《曹操与杨修》《廉吏于成龙》《成败萧何》，又打造了一出有浓郁海派京剧特色的新编历史剧《春秋二胥》，在逸夫舞台与观众见面了。这是上海文艺界值得庆贺的喜事！

该剧是写伍子胥为报楚国暴君楚平王杀害其父——谏臣伍奢全族三百余口之仇，历尽艰险，19年后，终于从吴国借兵杀到楚国郢城之下，平王闻讯惊吓猝亡，楚国上下一片恐惶。楚国新君楚昭王从死牢中赦出曾为伍奢鸣冤的申包胥，指望他能劝退伍子胥的虎狼之师。楚昭王此时得知当年先王父纳子妻、残杀忠良的无道行为，深感愧疚，毅然为伍奢平反，昭雪沉冤，并颁诏谢罪，并以后辈之礼祭伍奢。楚昭王的举动感动了申包胥，他仗着与子胥金兰之交，只身去吴营劝子胥退兵。子胥进城亲见昭王，提出交出平王棺椁，让他鞭尸解恨，才肯了断吴楚宿怨。倘若不依，兵戎相见，破漳水之堤淹城。申包胥闻言，大惊，力阻子胥勿挟一己之仇祸害楚国百姓。于是两人的矛盾就此展开，最终割袖断义，不欢而散。

笔者以为，《春秋二胥》的意义具有普世价值，剧中通过申包胥突出一个“仁”字，也就是讲人道。报仇有个“度”，超越过度，物极必反，必然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
戏中扮演申包胥的老生演员傅希如、扮演伍子胥的花脸演员董洪松，在台上都有上佳表演，他们的新腔唱得既有新意，又不失传统的范儿，高低自如，且充满激情，博得观众的阵阵喝采。扮演昭王的杨楠、扮演阖闾的吴晌军与扮演孟嬴的高红梅，对各自扮演的人物性格都拿捏得很有分寸。尤其是昭王的先恭后威，孟嬴对伍子胥从理解、同情到最后行刺子胥，并以身殉国；阖闾的阴诈、狠毒的狼子野心，都刻画得十分到位。

凡新编剧目，不管是历史剧还是现代戏，都必须根据剧作家的创作意图、剧情与人物的性格特点，从人物脸谱造型、服装、舞美及唱腔设计、到舞台调度、演员动作包括武打动作及现代化电子灯光的运用，大型乐队总谱的编写与配器，都必须白手起家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，借用传统程式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、创新与发展。《春秋二胥》能达到如此演出的可喜效果，实属不易，倘能继续加工，相信它能成为当今海派京剧的精品剧目之一。

为了使《春秋二胥》，更臻完美，笔者以为在大结构不变的前提下，倘再两次略作小改，将使剧情更显合理，并可消除观众观看剧情所产生的疑问：

一是伍子胥提出只要新君交出平王棺椁，让他鞭尸解恨，即可了断吴楚宿怨，撤兵返吴。但昭王听了，宁可亡国，坚决不从，其理由是“死者为大”。我以为这句台词分量太轻，缺乏说服力，远远不够。新君不交暴君的棺椁，致使伍子胥退兵不能，一旦破城，将致楚国上下生灵涂炭；以一己之私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，那就显得没有道理了。所以，这里要写出一句令观众震撼的台词，反衬伍子胥显得理屈词穷。

二是水淹郢城的计谋非改不可。郢城难攻，并非不能攻破，事实上也确实被攻破。决堤淹城的情节设计，无非想说明伍子胥为报一己私仇，竟不惜牺牲家乡父老的凶残。若改用强攻破城，同样说明伍子胥的残忍无道。这样在没有水患的场景下，后面两场戏的演出就不会遭致观众的疑问与诘难了。

这两处虽是小改、属于微调，却关系到整出戏剧情的合理性。

别致的母爱

江社平

夏末，朋友送给我一本书，嘱我闲暇时一定看看。书名叫做《母爱的界限——写给中国年轻妈妈》（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8月出版），作者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女士零露。最近，难得闲暇，终于有时间完整地看完了这本书。透过油墨的清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看来，有些时候，精神食粮的滋养价值，是会远远超越各类美味佳肴的。很钦佩新西兰《先驱报》编辑的眼光，他们准确地找到了零露来做这样别致的专栏；很惊奇《北京晚报》的变化，他们也输出这样冒险的思考；很欣赏“三联书店”的勇气，在这个充斥“情色”“戏说”“神魔”“穿越”快餐作品的时代，他们竟然为我们捧出了《母爱的界限》这么一杯清茶！

八方书谭

由零露来谈家庭教育，我认为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，因为她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深厚的功底，而且在实践中卓有成效。最好的证明，就是她早已为我们培养出一位优秀的少女作家——《与谁同坐》一书的作者宇乔（书中的琳达）。琳达现在长大了，已经赴美留学，学的是理工科，但同时还在为《北京晚报》写专栏文章。在日常交往中，我有幸目睹了琳达的成长过程，打心底认同零露的教育理念，并不乏艳羡之感。

我真心认为，《母爱的界限》这本书，不仅值得中国广大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年轻妈妈阅读，也值得许许多多正对家庭教育无所适从、难于应付的家长参考。即使是做了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的人，又有多少人可以说担当起了相应角色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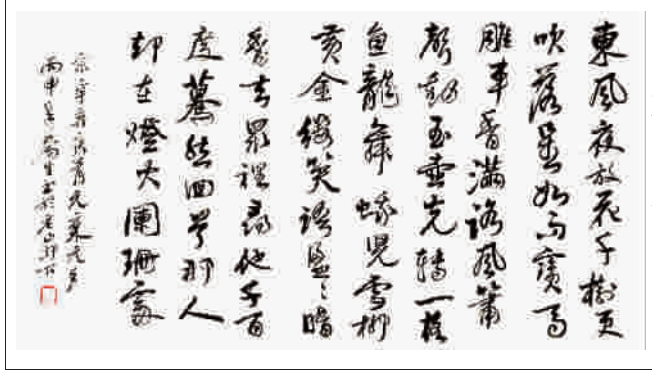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并不像传统的家庭教育类的书，构思精巧到让你感觉不到它有构思的痕迹。全书以姐姐给妹妹写信的方式呈现，似乎完全是唠家常的形式，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，没有不知所云的空谈，字里行间充满着姐妹间的心贴心沟通，感情极其真挚。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浓浓亲情，没有任何的隔膜感和距离感，所以，很容易引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。

从这些书信中，读者还认识了很多可爱的人物，有的是金发碧眼的各色外国人，有的是有着中国传统观念的老辈人，更多的是与琳达和安妮一起成长的可爱的孩子们，中国的、美国的、新西兰的，他们或是生活在西方发达的城市、或是在中国的乡村……每一个人，作者都刻画得鲜活生动，给人如睹其面，如闻其声之感。

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家庭教育，但读后，我感觉其触及的范畴早已不局限于此。从父子探讨世界上最厉害的动物是什么引发的弱肉强食、相生相克的哲学思考，到为孩子寻找“地球为什么是圆的？”之答案，从丰子恺的“人生三境”，到林语堂的“浪漫主义的权利”，零露信手拈来，情走笔尖。

我和零露相熟多年，来往除了工作和偶尔的饭局之外，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交叉，所以并不知她平日读书所涉猎的范围。通过这本书，我好像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。

玉兰花开（国画） 杨耀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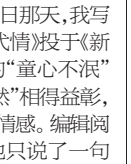


书法 沈乔生

删

周伟民

在古代没有发明纸之前，我们的文字都是刻在或写在竹简上的，将竹简用线绳穿连起来，就有了象形文字“册”，也就是我们现在“书册”的来历。后来古人还将文字书写在绢帛上，可以卷起来，就有了书卷之说。在竹简上的文章需要修改，只能用刀割断册的连线，或是用刀刮去竹简上的文字，就产生了“删”字，去掉其中的一段，叫“删节”，改掉错误的部分，叫“删改”，全部不要了，叫“删除”，“删”字一直沿用到现在。即使到了现在电脑和网络时代，删，还在大行其道，在手机微信上，我们每天都在删除不真实，不需要的垃圾信息，只保留或收藏我们喜欢的或有用的信息，否则，我们手机储量就会因壅塞而停止正常运行。其实，我们的内心也是需要不断删除那些不健康，负能量的东西，才能保持平静和干净！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，我们真正在经常交往的朋友会越来越少，那是因为我们删除了一些不值得深交的酒肉朋友，泛泛而交的朋友，品行不端的朋友……只留下几位知心的，志同道合的就够了！



一张报纸连结三代人

戴剑石

人生几多难忘事，恰在青春年少时。1974年4月，我乘上一辆大卡车孤身来到金山，投身于上海石化建设。我第一次见到了浩瀚的大海，第一次见到了宏伟的大堤，第一次见到了沸腾的工地，也第一次遇见了影响我一生的《战地快报》。

《战地快报》是《新金山报》的前身，创刊于1972年。这张油印小报以“小、快、灵”为特色，迅速及时报道工程建设中的“点点滴滴”，成为当时工程建设者们喜闻乐见的一份报纸。那时工程指挥部经常举行赛诗会，记得在一次比赛中，我的一首小诗喜获二等奖。“战地记者”抄录了这首小诗。我人生的第一篇“作品”就这样发表在这份油印小报上。

三尺扁担小又小，围海造地斗志高。晨挑朝霞夜挑月，挑来大堤锁海涛。

小诗在《战地快报》上刊登后，被当时来金山深入生活的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军发现，他不仅将小诗推荐给了《解放日报》，还把我从基层政宣部门借调到指挥部文学创作组。在张军、黄维（原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）等老前辈的指导下，我的小说，散文《滨海宏图》、《归魂》《最美的图画》等相继发表，我的业余文学创作由此开始起步。

金山的大海不仅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，也孕育了一代新的生命。当我女儿佳佳4岁开始学字时，她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《金山周报》的“金”字。此时油印的《战地快报》已改版成铅印的《金山周报》。每当我告诉她，爸爸的文章又在《金山周报》发表时，她总会用小手在报纸上指指划划，还认真地对我说过一句话：“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在上面写文章！”

女儿渐渐长大，果然，她在师大二附中读书期间，已从《金山周报》改版为《新金山报》刊登了她的作文《爱的教育》。此作曾获上海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，是她语文老师樊汉彬热情推荐给报社，报纸编辑一字不删，全文刊登。文章在《新金山报》发表后，好评如潮，从而女儿被学校聘任为该校文学社第二任社长。虽然日后她与文学无缘相投，但她没有忘记《新金山报》给予她的恩惠，每当她看到报社寄给我的《新金山报》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童年时那灿烂、自信的微笑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荏苒。当我告老退休，正好外孙女萱萱诞生。含饴弄孙，享受天伦之乐之余，我不甘寂寞，仍经常给《新金山报》写稿。在萱萱4周岁生日那天，我写了一篇《童心童趣隔代情》投于《新金山报》，此文将我的“童心不泯”和外孙女的“童趣盎然”相得益彰，表现了隔代亲的浓浓情感。编辑阅后给我来电，激动地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后天见报！”文章刊发后，我把这份报纸珍藏在萱萱成长录中，对她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你一定会明白外公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！”她天真地说：“外公和我一起长大！”看着她稚嫩的小脸，我真想说：“外公会老去，你也会老去，但那份报纸不会衰老，她永远年轻！”

世事风雨散，文章岁月长。一张报纸连结三代人，是我们今生今世的一段缘分。

十日谈 企业之声

上海船长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生力军，明请看本栏。